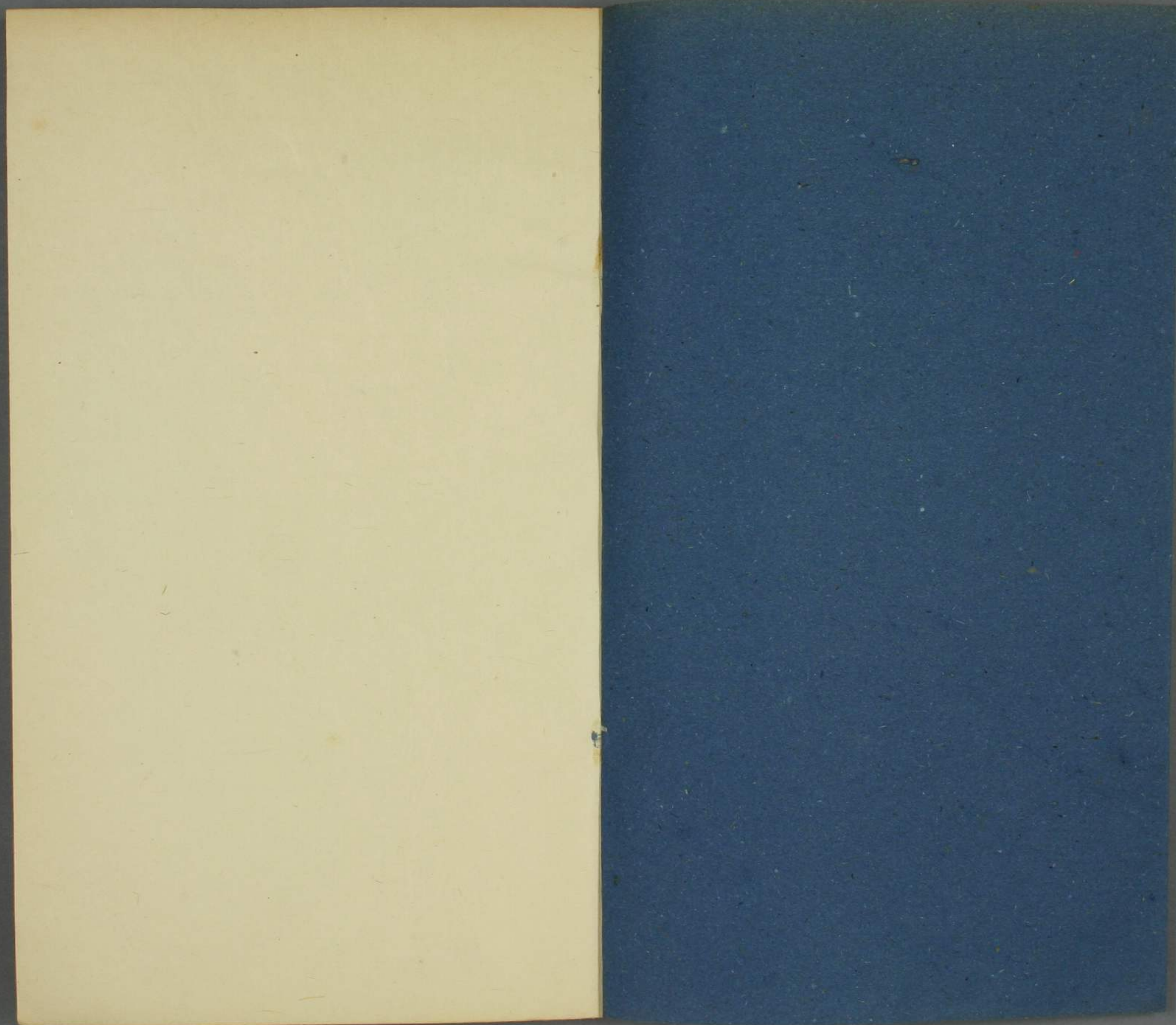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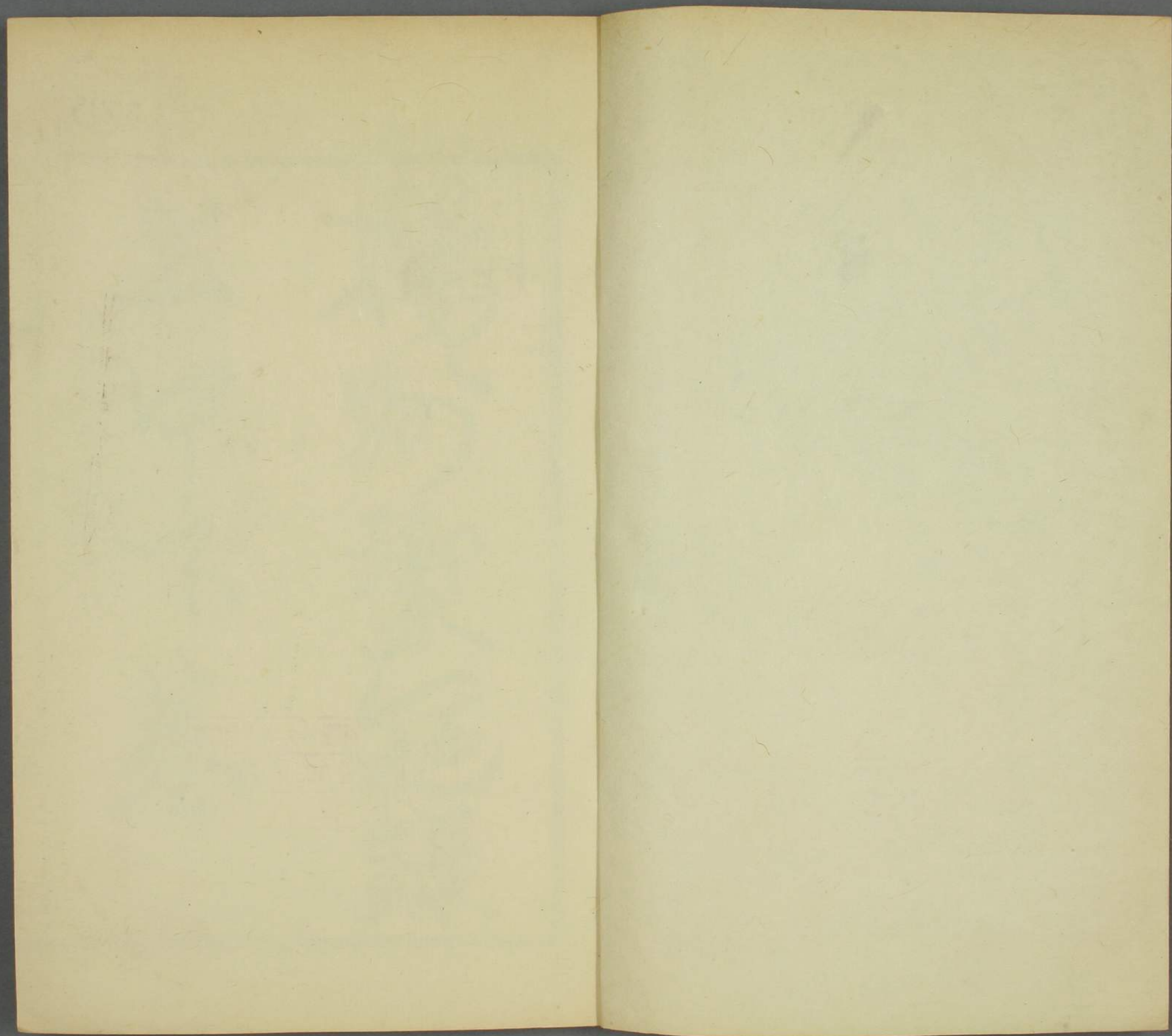




ル 5
3525
7







門 5
號 3525
卷 7



揚州御系冠錄
上中下卷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昭 36. 9. 26 購
藏 書

揚州禦寇錄

凡例

一此編雖係堊史然攻守勝負之狀必卽見聞所及參酌再四而後錄之不敢誣亦不敢率其諸說部小書文人詩集譽揚傳述乎戰守者之績與軍仗之功質之物論非盡確矣推之志乘頗不獲免故不之從

一著書必令其有用茲編於事實似無所諱然觀其始末亦可知兵隨將轉之勢其毛張馬三帥及直夫都興將軍所以自勝而勝賊者皆詳誌之畧仿

溫公通鑑之意以告世之司兵者

一薛氏五代史與歐陽公並傳以紀事多不可廢也茲編竊取其意畧所當畧其當詳者臚之不厭其繁以徵實以備考也高簡之筆愧於不能且非紀事之意

一戰勝攻取必有實勢特章疏體裁不宜瑣述茲編體例既殊則言之宜晰故確言之又縷述之雖間與官書有異亦所不惜實事求是而已惟賊踞瓜洲時俘掠偵伺幾於月必有之錄不勝錄傳聞之詞尤難盡信茲編或顯分或渾括之決擇頗當讀

者自知之

一捐軀殉難之人必確有抗賊之跡褒忠之筆不可使僞者冒也乃諸新志及杜氏金陵大營紀事本末日知堂筆記及江都某氏之書率憑諸公牘抄報而錄之不知揚州誌書曾文正公固不以爲善本而取死亡逃散之弁列之陣沒以爲力戰之據亦人實議之不獨如寶雞題壁也茲編先卽其所確聞者著之其餘以俟博訪

一是編專記揚州事故近而鎮江六合泰興天長之間遠及他省惟於揚州軍事有牽率者括以數語

更不細述以清界限

一因軍事而及團練糧台捐輸事相涉也然必皆揚州治者他弗錄也

一水師自隸於江北之統帥其地下及海口強半以揚防名然體例所在不能亂也故惟錄其攻守移泊之在揚州者雖焦山重屯也亦不記丹徒治也金山在江中舊志及焉故錄之

一瓜洲淮揚兩鎮皆新立創建之時揚州江境無戰事矣然其制爲經久之計錄之都天廟砲台不爲賊立固揚州之江防也亦附誌之惟六七濠口之

厘市則通商非禦寇也故弗錄

一茲編雖自信詳慎猶懼有訛誤者有漏逸者所幸軍事逮今纔兩紀耳重臣宿將幕府文人下及退兵賸卒老田夫身親其事者尙不乏人可以詢而得之其有舉事實以相告者則幸甚

揚州御寇錄卷上

江都

倪在田子新

撰

揚州 陳恆和書林刻

咸豐二年揚州妖鳥鳴丙夜聞甲馬聲城廂凡數四
 占主兵事時賊洪秀泉等圍桂林攻長沙躡武昌陷
 九江睥睨金陵揚州江防之議起漕運總督楊殿邦
 被旨扼江口以卒數百屯於五台山一履瓜洲而
 返遂有不守瓜洲口兵江蘇巡撫楊文定請守瓜洲
 列五台山之諺云江蘇巡撫楊文定請守瓜洲
 備蘇杭不許瓜洲居江北蘇杭在江南烏能蔽福
 建參將葉長春廣東副將周德泰以紅單艇船駐江

中

三年春正月賊陷金陵揚州大震殿邦衰耄亦固不甚諳軍事前鹽運使司但明倫助之守泊舟便益門入城議軍事暇及姬妾蒲博以為戲郡之人揚州知府張廷瑞參將文玉外議備而縱奸人江壽民迎賊歛貲餽之其後事發商人張懋德等並坐罪蓋餽賊不知叛逆之金皆自商出始謂如顏柳橋款西洋也之罪大矣約假道無淹留別綴盛筵待賊至候補鹽知事張翊國憤之上書殿邦斥其罪且縛壽民撻諸市殿邦釋之儀徵縣某踵其智義民鄭超責之令捧千金不可乃使獄二月十九日賊黨林鳳翔羅大綱卒斃超以滅口

李開方胡以洗曾立昌帥賊萬計方舟下過儀徵知

縣棄城遁至金山艇師截諸江轟炮竟日俄賊大至

德泰走焦山與閩師合瓜洲守備方綱逸標兵花杓

獨赴炮台難巨銃以擊賊不能勝時台中惟杓一人而已杓後官至淞

南營二十二日賊入瓜洲燒金山火光澈江表明日

鳳翔等趨揚州翊國以門生家丁團勇明之邊將以親軍健兒為

家丁非今業從之謂翊擊之桃花庵不勝殿邦等已

國擅拳長故多從之者

先去標兵營卒盡棄槍械於濠逸殿邦納冠帶於筒為民狀以走明倫

走如臯署運司劉良駒托巡鹽走泰州知府張廷瑞同城江都知縣陸武會甘泉知縣梁園棣城守參將

文王鹽捕營都司宋天麒皆走殿邦明倫良駒旋被劫廷瑞等亦禡職俄復之再為卜寶第所劫復遣戍

教諭黃元灝等賊焚福緣庵鼓行人城衢衙皆徧城為賊所搜殺

中之人裹紅巾以應者且錯出則賊間也蓋匿居久矣又云爾輩歲以賤值市醃苴菜時淮綱替矣揚之民奢侈如蕨何哉皆吾輩所為也故習都人士女服物都麗又地縮南北軸富商大賈輶使寓公鱗次櫛比金玉瓌寶鐘鼎圖籍米粟繒纈累千萬計皆惑壽民言憚不徒賊盡攫之使居者門額黏順字示降服其後言者舉以告詔民心不固皆地方庸吏作踊赦不問鳳翔等穴運司署羣賊分入民居使黃德生入儀徵黎振暉守瓜洲民呼黎暉一目也其佐曰雷先生黎極矯健兩臂平舒可舉數百觔物後為官軍陣斬德生至儀徵止於江口以兩僕入禁焚掠戮土匪戢居人鄉民殺

二賊其黨譁甚黃力劑之民以無禍

德生楚諸生賊殲其家而用之

刻思報復故不類於賊

又數日巨賊楊秀清至

偽東王諸賊皆遜其位揚

州按城勢使焚西北門築壘於東虹橋法海寺凡數

十守以從賊又踞灣頭楊子橋諸隘皆要地也日促

四鄉民輸米穀豕蔬為積久計名曰別城中民使各

處謂之打館子每館十數人即民房室而錯據之男女異地夫婦不相聞食

必誦贊美語秀清尋去又用天主教七日一禮拜講

即運司署前叠几案為台分數十座俄炮一黃徽一

導一賊自署出攀而升如是指口說而零賊焚掠仙女

林鳳翔乃出高踞於中手廟橫行於大橋鎮邵伯埭鄉民團鬪皆潰遁有被殺

者謂瓜洲儀徵已降服禁焚掠張偽示於四邑名龍鳳批
關楯繪龍鳳也其言僭逆前列天父天兄及真正大
軍師東南西北四王名蕭朝貴已死仍稱之末書太
平天國癸亥年蓋金陵所鑄者又諱
丑為好其無狀而可噴飯有如此
而遭俘擄者勿
絕也
時金陵賊有為向榮軍殺傷者皆昇
入揚州使休息捉人應役見即被擄
三月
欽
 差大臣琦善直隸提督陳金綬學士勝保自浦口至
 事在初九日 前鋒次帽兒墩方縱鞍轡相營地賊噪而進
 兵吹簷栗聚其騎因縱而突飛矢雨迸賊尸徧地總
 兵雙來衝其壘斬百十級賊大駭盡掣其眾入城守
 琦善疏初十日破西北賊壘二十二日五戰五勝盡破
 東路諸賊壘燒運河中賊舟凡二十二日二十三日晚
 攻之雙來趨北門勝保趨觀音山皆破賊壘晦日分
 軍三路自南門及西門焚其壘及廿四橋賊營三北

門營五其偽飾如此其先大橋民殺賊下四等邵伯
 之民為所執使運米弛其擔而擊之仙女廟東馬橋
 汎民列隊而戰死一人而盡潰而官軍逼城下矣是
 以幸免灣頭諸壘則賊自棄去詢之逸出賊中者曰
 賊守瓜揚者亦數千人耳又甚憚我騎軍故棄諸隘
 專意城守也濱江洲港中商民之舟避泊于計賊就
 掠之植旗船上謂之封船即相戒不敢動湖廣長年
 有較健者值東北風大盛千帆競舉直衝瓜洲儀徵
 而西歸賊亦 琦善陳金綬分營雷塘集堡城及司徒
 無如之何 廟勝保略地至五台山查文經以滁州勇屯灣頭陳
 家巷萬福橋長春營沙崗當是時官軍次揚州者可
 萬計揚之民奉壺漿簞食以迎者屬於路聞黃德生
 在儀徵思反正使諸生尹鳳笙往說之德生遂以事
 誅悍賊約期燒瓜洲之賊楫因入金陵誅秀清等時瓜

洲賊首為吳汝孝黎雷皆為賊檄而他去矣勝保請急攻揚州通驛遞因

遂濟江直攻其穴琦善不可曰我兵怯且使日殺謀

以練之因勒其部敢攻城及不奉令而戰者殺無赦

諸將袖手不得奮德生謀亦洩痛罵賊死琦善以四品頂戴起

廢籍而懟從前被抄斥思參賊以傲國有以軍飲言者曰此我琦老三財也眾始知其意然其材實亦不能辦此夏四月欽差大臣向榮在金陵檄川勇數

百來助攻甲夜入城殺百十賊琦善不應川勇已入城得千人

應之城必克而竟不應川勇憤詬去是夕鳳翔以洸

盡括城中貲及婦孺送金陵遂掠儀徵糾賊二萬為

二十一軍以北犯使立昌守揚州偽指揮陳世保副

之聚板於堞為跑馬樓架木四望亭伺城外備稍密

居民憤帥憤傳檄討之謂琦善之罪較其先燒番民和逆夷而更甚迄不

顧葉長春以計燒賊舟數百艘濱江洲渚不被賊者

長春之力也賊又為鐵索橫諸江加木焉如笮橋朝

夕馳應水師戰艘為所扼其後轟巨炮而以小舟利

斧斲斷之屢斷屢設久之乃罷鳳翔等既去勝保簡

揚州軍追之殿邦言時以褫職候代得馳奏灣頭水陸之鍵雖

有營屯其力不厚揚州逃民僉曰賊食將盡多作官

軍飾思北出宜列兵備邵伯埭當瓜揚路噎羽書章

奏以警阻 朝廷憂大局已 命福濟為漕運總督

治揚州賊命浙閩總督慧成帥吉林黑龍江察哈爾
土默特及宣化鎮兵趨揚州屯邵伯埭 命屯守清

江浦王家營之托明阿奕山軍皆應審助五月福濟

至揚州慧成亦至屯軍灣頭慧成請無分揚州軍時

北亦被賊每檄揚州軍追擊慧成時游擊馮景尼以壽

春勇至師長杓以清淮勇至分營陳家港及諸處揚

州之圍三面合先是殿邦言募精壯水勇千五百人

河標游擊馮景尼統徐州士勇二千皆敢死及揚州

陷殿邦走淮安又言勝保兵踰甘泉山兵勇聞之皆

奮將以自解淮安道曹文昭副將李輝遠受命如揚州相距可三百里遼闊屢月不敢進而副

都御史雷以誠故自豐北請討賊 許之亦偕福濟

先後至分軍萬福橋慧成疏報軍機大臣寄詢揚琦

善福濟軍在東北以誠少南其至南門缺口東關南

達瓜洲北通泰州者僅福楸及虹橋紳士阻之乃議

以以誠軍屯湯家汪施家橋霍家橋宦家橋沙頭鎮

為斷瓜揚蔽下河計以勝保軍北去 擢以誠刑部

侍郎帮辦軍務惟晉康侍慧成軍晉康慧成子與以

賊故尋亦別營於陳家園慧成謂晉康受幫辦軍務

使行揚州列欽差一侍郎一總督二提督一及查文經等

軍萃重臣於一城之下兵勇過數萬所謂江北營

也然皆文吏無將策日夕招募厚食以致之勇一人

有奇乃皆梟教痞丐盜賊無賴不足用彼且日吾輩

易州叢考 卷上 六

層遞剝吸日得纜二百餘錢烏能死戰乎然賊之健
視標兵蒙古滿洲之卒優且幾倍而不啣感賊之健
者林鳳翔李開方皆北犯胡以沈賴漢英石貞祥輩
分援皖北江西無或為揚州濟故官軍得錮之立昌
議降世保不可曰我盜也被黔面乃止火藥匱則剝
古磚燒淡芭菰助轟擊尋啟天甯門出慧成查文官
經汎地軍禦之大雨如注卻復入琦善疏雙來搦旗力追陳
金綬等同攻擊斬獲溺死者可三千人又稱瓜洲賊
舟肆游奕已檄兵擊之老河影沙漫洲皆儀
徵治皆屢捷
謂葉長春善病宜徵閩廣將代之兩廣總督葉名琛
遂使總兵謝焜副將梁顯揚率拖風船吳全美陳國

泰督紅單船皆趨揚州是月琦善移圖山關炮重萬
六千斤者至使雙來發之以誠亦攻東關雙來發炮
斃數賊再發而裂官軍卻退琦善疏炮發城坍塌賊燒
板道以拒蓋不盡然
以誠部張翊國梯城被脇者掖之鼓行至財神廟有
賊驍甚持刀力鬪翊國顧無濟跳而出琦善聞翊國
攻城憤擊其
雲梯去故無濟又稱其不奉已令輒輕出召翊國及
從攻城者十數人殺之翊國以乞免無狀乃爾以誠
無如之翌日賊分誘揚州民幾十萬於教場於南門
盡殺之血流赭地目為外小外小賊譟語
猶稱細作耳以其掖翊
國軍云論者以賊始至城守窳惰又甚憚蒙古軍一
鼓克之如拉朽既相持久閫官軍無攻城策備復懈

且日脇揚州民以乘障逸其老賊故翊國抵隙入揚
 州民被掠者固各紆刀為去髮計流寓之江寧人李
 雲裳與鄒錫炎固投書於軍納兵入城以事洩死而
 民卒憤賊故兵入而降者盈路不虞琦善之悖也至
 是賊嚴守縛足於堞防人逸杖江壽民死賊入城拘壽民於立
 貞堂以索賄且詢以兵勢壽民媚賊力言官軍不
 足畏至是謂其誑杖之百數壽民猶活已縊死官
 軍屺後惟轟大炮按操期捕間諜應故事嘗發炮賊亦炮而官
 軍彈先至祕其子於砲中砲逆裂賊大駭異鞠殿華
 等受琦善指民經其屯者殺之日必數人慧成言與
 琦善軍聲息不相聞時諸人雖領封圻作軍帥必聽
 命於琦善琦善更思弄之故外圍之軍相距纔十餘
 里又無一賊間其中飛騎瞬息可達而在籍中書鍾
 彼此不相知幾於胡越慧成蓋實言也

淮倡團練擊瓜洲賊當事以告大被 獎勵然淮所

恃拳師十餘人其餘土勇不習戰就故同善堂議軍

事言出即洩環屯弁勇並不受制此勇為福楸部屯於油坊橋距瓜洲

可二十里琦善雖奏獎淮然視其財軍資勇餉令自

為之請火藥亦不予諸人謂淮巨商之子也亦競索

之不亮 或陰結賊覆笠於槍以為識屢蹴瓜洲不能

其義 進是月晦淮約水師與夾擊風逆水師驟退福楸軍

與出者競釋甲嬉呼熱鎗炮無或應賊就殺淮撩其

腸胃去六月朔賊圍福楸於淮宅夕始去福楸宵遁

李德林以水師明日賊復至焚掠無藝諸軍不之擊

逆之去後斥職 詔斥之總兵瞿騰龍軍至揚

琦善疏揚州軍數寡

州 詔留之而以東境之備責慧成雷以誠使與琦
善軍相應時立昌困揚州已數月民有煮皮笥革舄
以食者亟潛使求救於金陵楊秀清使浦口賊入瓜
洲合眾犯虹橋大掠至錢家灣殺戮千計以誠嘗躬
出擊賊賊
大噪至殺前隊一人其將飛騎遁以誠嘗躬
出擊賊賊
誠恐不能立數僕昇入舟乃得免 更攻三汊河屯
其地者都司毛三元也年六十餘矣故隸楊公遇春
戲從征川楚臨清新疆諸大役歷戰知兵居恆以陣
法勒士卒結浮橋於河上有欲毀去者曰賊至當擊
之若並去橋民則死矣逾日賊數千至三元開其壁
了無戰狀賊驟進揮軍突出呼聲震天羣賊駭絕遂

大戰斬其偽指揮等俘馘者數百賊不得逞侍衛德
興阿守

備黃志配並而琦善稱揚州軍合勝之尋劾三元請

以役遷其秩而琦善稱揚州軍合勝之尋劾三元請

禡職 琦善惡人戰故始飾其績旋劾 文宗燭其妄

下 詔嚴斥三元得免以誠既築炮臺於徐凝門以

攻擊復測濠勢壞漕艘為大舶以屬城是月成使施

長杓運之至灣頭賊笑甚徐射火矢二舶立燎而以

馮景尼不援應聞當賊焚舶時雙來攻北城攀郭直

上惟一老者伏堙次雙來使無動兵登及半老者忽

鳴鼓賊鎗競發雙來以死琦善貪狡殘傲四者兼之
微員健士負果毅者必擠

之死或熟視不救或強而陷之所列陣死之官強半
坐是雙來官總兵武階崇矣亦困不得展會文正公

必列琦善昭忠祠中殊失人意雙來旗將驍銳敢聞扼於琦善不得奮其死也人共惜之吉林黑龍江察哈爾土默特諸兵不習南土炎暘溽雨疫痢雜起人無固志諸筦糧儲參軍事並自申韓帖括家進歌舞讌樂流連僕妾又弋賞厚日括古玩書冊為雅致朝廷諭旨士女謳詩誚讓無虛日率不顧或議決高家堰灌城賊舉人解杏芳力爭之杏芳上書力言抉堰不能灌城徒殺居民乃止旨亦不許文宗至詔以雲梯攻城不許轟擊致傷居民聖主仁民至矣哉琦善疏獲賊火藥舟於虹橋俘賊數十蓋居民以告兵勇縛之斷港中非戰勝也以誠乃梓道經鈔文集以弋譽間下令謀

軍械乃掘死人骨為噴炮將以制賊求知入陣法者使校士迄無濟人語踞號燈光柝韻宵夜不息琦善誚之徐語以誠燈火助賊視聲囂慮不識賊潛至亦不聽火矢一值一金終夜燃之無少惜營幕之中懸燈帛列鐘表壺筭几褥之屬以為麗琦善謹為姓營益藐之苦軍飲匱首以捐輸釐金策進捐輸者出官誥鬻之釐金之法以取之坐賈者為板釐按月徵之別置卡局截水陸名活釐浙人錢江實創其議且曰不調兵而募勇不請餉而抽釐其事必集以誠信之且故楚人也習見其鄉人會館提釐之轍遂以告而立捐故釐捐首設於揚州江固遣犯復得志氣勢張橫人共惡之也其後以誠亦忿江拂已即席斬之誣以踪跡詭祕

搜其篋多通賊之書云

已更指捐索富者江等五人分之下河勢燄薰灼道路目之為五虎以市僧常振國饒羨重索之不應執而拘諸園在籍中書齊長庚並被勒就拘訊廢員末吏競營篆札為委員局吏其後有敵捐柴捐火捐箭捐草捐諸名色事後取之無藝用之無節官隸增累倍金錢若泥沙各省踵之雖增月餉千百萬捐弊亦屢告矣但明倫亦疏請取捐謂之但捐部議未許而但入千萬計俄增鈔票大錢強責商民輸現金而以紙鈔抵之公私勒阻受者成廢楮而當百當千至當十者偽冒叢增卒不可用誠又團民使

任戰丁壯老穉耨鋤挺竿遠至數十百里皆徵至理正率之及攻城且使團民曳旗揮械出兵勇後之鄉農無安枕士夫恣太息而以誠訖不悟總督慧成漕運總督福濟布政司查文經提督陳金綬合軍閉壁不能一攻擊秋七月紅單船攻金山不勝賊砲殺其主怒甚下旋中流誓必破賊俄賊炮入其火藥船一舟皆燼是役也國泰居首吳全美濟之國泰失一舟全美以炮擊賊台亦無濟俄賊棄金山琦善言賊泊瓜洲者舟擱於淺我軍不能越江蘇巡撫楊文定言若使廣艇繞達瓜洲焚其淺擱之舟賊當大絀瓜洲其直徑他無支口可以繞越以廣艇入水頗深灣頭舊港等處江河之口然且不能掉運其他沒港

更何論焉賊舟使入於淺直膠舟耳炮之火之其勢絕易諸人飾詞入告又不明於舟勢故言之矛盾若此天下故無擱舟於淺而可以阻人者也當由賊排舟江中水師不能進故諱之又詞不達意遂自貢其隙御史黎吉雲亦言賊舟聚金陵瓜洲勢緊要文定使上海道吳健彰招廣艇使候補道伍崇曜雇火輪舟趨揚州將合攻之八月琦善言揚州之賊將他逸官軍擊之 上諭賽尙阿一誤之再誤者琦善也琦善老而無志若再不加愧奮朕必以從前賜賽尙阿之過必隆刀將汝正法嚴譴若是而亦不懼間攻城亦虛事賊之在瓜洲且出掠漕河之東西境揚州守賊則伏匿不敢出間踰闕者遠不至三數里冬十月

琦善再疏作炮台陳軍狀大抵旬日一馳奏希掩飾 詔欽差大臣向榮擇和春蘇布通阿如揚州治賊會奕經卒和春如皖北遂不易帥十一月立昌食磬楊秀清遣其黨偽丞相賴漢英石貞祥黃生才自江西援之琦善以告 詔責之且勒限批摺至軍八九日必克揚州漢英等至瓜洲糾其眾攻三汊河軍作屯數十次第以前凡賊攻城甚戒輕進毛三元拒之三元所壘得地置炮必上下層戒士卒曰發一炮費數金所殺不足償勿擊也慮賊蒲伏避轟躡則虛燃上炮以愚之而足下炮之力以擊賊甫起而下炮至

決血數里伏兵縱之賊死無藝而更力至三元七戰皆大破之當賊盛至琦善絕其食一軍飢憊居民知之裹升米斗粟以餉者至勿絕三元慮賊見衛之壘中而索戰於外賊不能測所部纔千人日以忠義說之皆感奮相持二十七日戰必致捷三元所部皆山琦善忽檄三元至其壘恐以危詞三元不動乃為歎曰真大膽將來代我者子也其狡詐如此耗旣斃驛驛常時法令嚴民懷其德其後屢移軍於他所河干父老攜雞卵糲米以餽者三元皆受之而償以值戒其卒日炮子有眼專打參領錫某逋壁求納峻拒之使惡人居然名將之識反守賊不得乘錫之壁亦立一舉備兩善矣是以識者謹之總兵瞿騰龍健將也亦與三元共擊賊漢英

等不得逞乃乘船襲儀徵陷之謀知東路之軍窺更

出瓜洲襲之馮景尼

景尼頗勇其部受賊賄伺景尼出戰相與燒其屯景尼單騎走

其黨潰至徐州盡被戮

張翊國師長杓部皆潰以誠軍半遁漢

英等人揚州使立昌籍居民脇以遁二十七日漏下

啟南門出走瓜洲儀徵立昌困久思橫逸又畏官軍

擊倉卒驟出首尾不相顧

所脇婦女老穉參雜單行潛堤之上長以里計喧寂

亦不偏師迫之必大捷諸帥懼不出漢英等渡瓜洲

去

立昌後死山東

儀徵瓜洲賊守如故琦善自請褫職領軍

事而誘咎勇營陰詆以誠諱飾取巧 詔戮景尼翊

國長杓皆造成責琦善無意軍事惟務排人與慧成

以誠金綬並奪職白衣視事且責其斷儀徵之三汜

河徑當賊東至以誠方以生辰受賀肆筵列席而不

議備賊攻其屯裨校士卒或臥未及醒時日加

卿矣其罪無可貴琦善固不思報國東路告陷亦不

撥一軍救止之將使以誠獨被罪其譎又甚 聖明

蓋燭其隱矣慧揚州當江淮陞古稱戰地林鳳翔之

北也亦自揚州出議者震之然自諸軍集水陸環結

賊穴城中如孤注 朝廷諭旨軍機緘封咸以困賊

必盡殪毋旁逸而竟抉去故 上震怒通被譴責琦時

善疏拔其城以誠疏賊出南門去 詔以攻圍半載

之賊一旦竄出成何事體尚此數張無恥已極粉飾

入奏已屬有意掩飾若被賊聞豈不成一場笑話蓋

譴之深矣晉康言琦善坐失事機並無一語會同因

自請罪之居民之被脇者十閱月矣食盡疫徧死亡

無藝賊既遁守者扛羣尸自天寧門出者且數萬其

自他門與夫朽潰不獲辦者固不在是蓋十七萬 甲

第名園宮觀服物毀敗畧罄遣民數百十人而已琦

善等移軍蔣王廟施家橋為攻儀徵瓜洲狀疏言瓜

洲之賊其舟千計十二月十一日儀徵賊亦遁琦善

江追殺八人獲百餘人燬賊舟十五壘十三夫 江以

以十三壘賊而殺獲祇此其偽不辨而知矣

北惟瓜洲沒於賊其酋於城外增二壘云上瓜洲下

瓜洲示鼎足俄攻三汜河縛燈於騎昏夜驟至別以

勁賊出其右三元戒士卒無迎擊而轟其暗處殺賊

叢葦中凡數百其酋計不逞稱為鐵壘笑諸軍 除夕賊

東掠上下段佛感洲連成洲西掠八里鋪諸處居民卒歲

之物賊坐獲之

四年春正月賊掠及螞蟻沿艇軍走還船隻逼沙頭口濱江民戶被掠旬日以誠軍不能擊而琦善疏瓜洲之軍水陸皆勝賊以艇師節制於向榮已不能令請並歸其部署 詔許之二月以誠移軍螞蟻沿將聯水師攻瓜洲琦善出祭江冠墮於次大怒重責其校劾免葉長春李德麟之冠頂請鉛丸亦不與三月江甯布政司文煜以一軍屯萬福橋俄瞿騰龍副都統德興阿總兵鞠殿華攻瓜洲賊不敢出瓜洲賊被攻求助於

鎮江鎮江之賊亦於是日師旋騰龍以少卒自斷後與官軍戰不能救故不出

龍力鬪不得出手殺數人死時共惜之然瓜洲彈丸耳且濱江衝齧其半城之堅者衰延可一里官軍三面錮之紅單諸舟為三起首赴金陵次屯八濠口都天廟馬蟻潛上及儀徵之士橋周士法統之與琦善軍應已越瓜洲矣然不能阻賊不徑渡末屯焦山備瓜洲之竄賊聞湘軍作長龍快蟹船亦作多槳船濟艇師卒無績瓜洲固有塔賊環屯之匿火藥於其中丙夜火發塔飛環屯之賊皆燎死官軍望而噪餘

賊遁以為戰捷云更勒居民供捐役起礮寨清野而耕種商販於兵賊間者無少禁兵勇與賊共飲茶寮中各不相詰數或少異則寡者自避去亦不相逐亡命軍書午發賊夕知之賊遂張寮戈利於中無或禁者擊厚結奸人以觀我故瞿總兵以之死屠者某日為所留皆猾賊動輒索戰食少乏即出掠西至儀徵東至江焚斂無所忌南與京口賊應旗於堞以互救水師無如何而佞佛甚焚香誦號聲益舟中某校者以敗舟積油順風燒賊其光燭空琦善疏大捷檄司糧台者捐金子之使自為舟械以焚賊 廷議紅單拖疊之舟且漸集江防益不可緩夏六月琦善死

詔江寧將軍托明阿代之擢金綬以誠皆幫辦大臣兵勇就統攝之托明阿未至賊伺隙出金綬擊之儀徵少斬獲以殺千人間此間七月事金綬非將才且染習氣故不能任大事及托明阿至移軍朴樹灣金綬以誠壁桂花庄施家橋沙頭口居民日望捷而托明阿沈湎自負其勇或以數百騎親擊賊賊更易之屢挑之新城蔣王廟土橋八里鋪皆儀徵治江南 欽差大臣向榮頗使其部來助戰蒙古旗軍久役於南馬足阻於河汊尤不利或望賊潰賊之健者袒衣跣足追迫如飛至則旁曳馬足而覆之兵立蹶死山陝步卒亦木重艱馳突以誠用

南勇頗宜於擊賊而不能將出馬橋八濠口者動輒
 敗北營勇稗校死者甚眾又使鄉民攻瓜洲死亦眾
 而皆以捷聞嘗使蕭永明姜德等攻瓜洲永明騎陷
於賊者七皆所獲營校也以誠復驅民團以攻賊大
被賊殺兵勇多勿死者首以冒賞姜德使其婦匿
韓中製黃旗殺鄉民之荷草梟賊十餘作官軍飾冠
 翎僕侍執鄉民使作台升觀諸壁材官胡佩擅拳技
 盡搏之亦無殊擢冬十月賊自浦口掠儀徵之土橋
 四里鋪托明阿疏檄兵與江南軍共勝之自三年春
皆節制江浦浦口金山賊作巨簿拒水師李德麟等
 軍然無射至之者詔責使不能破葉長春吳全美俄自蕪湖走瓜洲仍赴蕪湖

軍時議作長圍以困賊起儀徵絕漕河南至於江且
 疏言攻城之軍馬足限於沮洳此實事瓜洲圩田水
 陸軍又無以制其槍炮賊自始訖終火器皆不故為
 之大徵民夫老弱皆赴役賊聞之豕突至役者駭懼
 衫履畚鍤遺棄塞路因遂縱掠至於沙頭都司英桂
 等隔江壁沙頭長江中既賊宵至望諸軍營幕皆燈
 火其實無之乃駭去而官軍稱擊賊大勝於水次且
 鎗殺其都護鄭金桂賊偽官中無此稱蓋書記輩隨
未一賊去諸人更鑿濠西及土橋東絕虹橋距瓜洲
 可二三十里長濠始於此其後再掘於施家橋及托
明阿潰後更自沙頭鑿而西愈卻愈寬

棄地亦愈眾矣詳見下文員幕客至於鄉董各鄉之長舉貢生無賴之人官給印諭稱董事乃皆獲保薦乃其濠勢至無諭而亦為之仿佛團長云淺隘可二三尺又無砦壁畧作土垣而已 旨責其自固不思攻剿賊亦知無足畏置不顧

五年二月瓜洲賊及金山鎮江賊至儀徵烽火燿赫遂犯三汊河東掠及虹橋南北告警托明阿不能制卒以賊少掠足去三月以陳金綬幫辦江北軍務阿疏誘賊出將盡殲之以大風雨止又疏明托賊將攻陷三汊河樸樹灣諸屯自相矛盾四月賊大掠至施家橋申港諸處諸軍不能禦二十三日之戰總兵某且被殺賊又掠而東矣副都統薩炳阿軍時

至於揚州總兵泊承陞等亦以拖疊船至 詔托明阿攻瓜洲水師取金山而以長圍於軍事必無濟以誠嘗苦其部不能戰以潮勇健使如鎮江乞之裨校蕭湘等以部至以誠醉閱之語不辨檄攻城亦不勝而橫恣甚且戀江北無戰事倘佯不肯去以誠告鎮江軍使自檄之且曰不速行將炮殺汝乃悉去慧成以擅用辦理防剿事務四川總督關防並晉康皆返旗旋治晉康罪冬十一月瓜洲長圍成托明阿疏賊結水陸圖揚州且謀北犯官軍擊敗之云十二月晦賊攻官軍壁托明阿禦之被圍於土橋毛三元及諸

將馳救之乃得出以誠亦戒備然軍士屯壁者再歲矣嗜雅片飾邊幅戰氣益失而勇丁猥集橫殺私鬪錯不可問識者知必變

六年正月瓜洲賊屢出掠江南大軍來助擊托明阿疏揚州軍戰士橋尹家橋皆大捷二月賊自倉頭江南之民皆渡江走儀徵死亡號泣水師虐掠之執而傳諸縣胥隸婪索如故習賊遂入瓜洲有張洪春者以誠部守備也狎蕩婦以誠壻奪之不勝搆而殺之其部叛降賊盡洩軍實賊偽地官丞相李秀成春官丞相徐正興夏官副丞陳士章及鎮江守賊吳汝孝

等悉銳自瓜洲出先攻儀徵諸屯潰之至於烏達溝托明阿不知所為急走入毛三元壁賊踵逐之三元固守托明阿懼甚漢中營參將某請力戰賊盡注之參將憤甚憑壘誓拒叱戮逃者日過午火藥竭賊入其壁參將奮鬪手殺數人死所部五百人無不死參將失其名土人言此軍沒後每夕呼噪馳驟於河干之上屢歲不止其後府縣設醮印牒文使返籍乃止嗚呼身為國殤血汚流魂人符橫島斯真激烈以夫漕河以西諸屯畢潰炮械旗帳遺脫萬計托明阿夜以數十騎走毛三元為後拒取徑鄉僻至天長渡湖至邵伯埭與他軍不相聞者且數日 廷寄以為詢儀徵

守吏先棄其城遁晦日賊攻河以東壘金綬以誠已
 內震又盡填八濠口馬橋為直道稱利戰乃益便賊
 叛勇為導金綬大潰走沙頭以誠渡霍家橋河走杭
 家集仙女廟所部勇卒列伍肩鎗走殆盡三月朔賊
 逼揚州知府世焜參將祥林不及備賊至門者下鍵
 走環城千堞蕩無一卒叛勇縛鎗為梯入拔關以納
 後者祥林逸去賊執世焜於署誘之降不從拘諸三
 汊河羣賊大掠城中遂趨萬福橋逼仙女廟毛三元
 拒之賊至石洋溝仙女康氏杜氏耀靈異賊不得渡
 布政司文煜疏賊至萬福橋窺裏下河已以兵勇擊

勝之

文煜時理根台任仙女鎮毛三元至乃共守賊
 至河干見燈火眩目不敢濟文煜疏以護台兵
 勇擊賊勝之掠神美矣仙女姓氏志悉賊啟西北門
 載之其後士民請於朝詔贈封號

大掠甘泉山楊獸壩淮子橋黃珏橋公道橋西陷儀
 徵防守諸軍畢潰甘泉常倫倡士兵以擊賊不勝更
 被躡其諸義民健者老者死傷被野揚州西北被禍
 始於此將渡邵伯湖毛三元拒之先是諸軍潰而東
 毛三元要止之日食以百錢又以百錢售其械凡費
 緡錢千百而潰軍不得為盜賊躡民戶民尸祝之金
以誠亦招其潰部守 欽差大臣向榮在金陵江蘇
仙女廟沙頭鎮云 巡撫吉爾杭阿在鎮江合軍救揚州向榮使陝西提

督鄧紹良統乾州鎮軍兵七百有五十人凱勇五百人自龍潭高資濟大江合之六合練勇千自儀徵入吉爾杭阿檄廣東兵八百參將虎坤元勇三百自焦山濟時常鎮通海道蕭六百里排單言紹良統廣東湖南兵凡六千坤元勇六百人將以震賊焉水師入沙頭口屯頭道橋二道橋至於邵伯湖並趨揚州次第以進南軍益助之以故雲南貴州四川廣東及江蘇之宜興常州兵勇分裨校兼馬步濟江而北日分道至屯於寶塔灣霍家橋凡十餘壁副都統德興阿亦以其部營於陳家橋薛家樓甘泉縣治分軍犄之托明阿疏告捷是月十三日賊罄其眾聽講於舊

城揚州有新舊二城在西北者為舊城東南者為勇目

譚士榮等先大軍以偵賊有自堞招之者蓋被脇者不知姓氏

欲赴之不得上環城而走至於東關見几案二女牆

之樹垂縷屬之皆揚州民私為之以濟官軍乃累緣焉不及堞者

尚數尺士榮武技絕其倫擲身蛇竄竟攀及之則城

堙無或賊也遂闢門諸軍噪而入賊急陣於舊城不

成列乃棄城走明日復陣於陳家集官軍逐之士榮盡讓

功於其帥然是役也實由士榮後落拓死秀成等將走六合憚江南軍復

還踞儀徵壘於龍沙集北掠陳公塘若爾境俄南去

汝孝為殿至瓜洲呼世焜訊痛哭不與語遂自縊始賊

執世焜幽之僧寺使羈之爾汝孝揚州再被賊道府

作威福訊世焜如囚卒自縊死

鮮抗節獨世焜死且無子遺一女婢負之出聞者哀

之時 詔罷托明阿以德興阿代之少詹事翁同書

為之副奪以誠秩金綬已斥職並其三品頂戴褫之

待勘金綬俄卒人謂其畏罪以誠固以剿民亂逼捐

輸被吏議時揚州旱武舉某恃勢徵租不肯息羣佃

張鳳三張鳳五等攻之獲其昌言者名董三王一老

農也餘黨盡逸諸勇斬耕夫乞丐者首以告捷其別

黨真謀叛者反遁免泰州東臺聚黨攜糧鋤耀武於

州城及曲塘鎮亦以早故抗不納租也以誠皆剿之

已畝捐言入三十餘萬萬錢人謂實不止此而婪弋不

至是並其冒功狀亦盡露 天威震怒詔逮以誠

使德興阿訊之戍之軍台旨責其畏賊如虎退守

械數亦仙女廟並未擊賊所獲賊德興阿既受命則使總管西昌阿總兵鞠殿

華都司桂英等分圖賊而已颺去鄧紹良等屯寶塔

灣德興阿軍北門及於桂花莊畧相接賊之黨據儀

徵三汊河者守如故 詔揚州迤東霍家橋之嚴家

橋新馬頭等處在在堪虞存勇僅四百即姜德湯繼

於霍家橋揚等所率屯沙頭萬福橋兩營極危險薛家樓司徒廟

七里甸又西北要道乃襄直隸山東兵二千有八百

人檄赴河南之陝西兵千人皆隸於德興阿使及總

督邵燦共備揚州之後路又隸德興阿以伊興阿德

昌之馬軍議者以六閘口仙女廟皆逼下河下河固

糧產也揚州之高郵寶應泰州賊志掠米穀則仙女

廟宜嚴守且自仙女廟至泰州路二百水徑至州城將百里陸路

少捷言者不為下河之門徑汭狹河多宋明兩世並

屯其地倭寇之亂實於泰州之北為篙子會請 命

德興阿嚴守之聞之仙女廟洵米藪下河之戶也而

萬福橋障之冬凍淺流浮之亦可渡然高岸中沙亦

頗可守第當防其踞淺而繞渡耳且守泰州不若守

仙女廟守仙女廟毋若守萬福橋尤莫若固守揚州

禦之門庭之外此恆勢也篙子會近烏合矣今泰州

東民益不知兵固不可恃且倭亂自通州至而賊自

於南烏用是為哉翁同書言邵伯防兵惟七百揚州

潰軍截而留者亦四百賊且聲陷高郵州西路之兵

阻不能進東境兵勇並鎮江援師屯灣頭者亦數百

人並名防下河無以障其北請 詔重臣會治軍事

詔責之同書言或使邵燦防賊之北者蓋自願力

不能制賊所陳兵勢亦非確又諸潰勇在

仙女廟諸處者呼之累千計時不能用江南甫至之

軍始雖少其後特眾雖有旋被檄去者乃非無故宜

旨責其以仙女廟之時揚州東南皆被禍漕河南

勇兵防北路籌全局也北至於儀徵方數百里皆賊穴其黨嘗掠至韓家橋

居民挺而鬪搜弋者居得烏鎗二入菽以當彈別飾

筒於屋上爲炮狀賊謂與戰也疏旗列隊鎗彈競發民悉伏俄數悍賊跳溝至擊鎗者急擊之一賊應聲隕則其酋也羣賊駭去噪必屠此而卒不至則英桂軍至霍家橋矣夏四月德興阿言賊自揚州出北掠官軍擊敗之而以山東陝西軍未至告 詔邵燦分吉林黑龍江餘丁五百人隸揚州軍是月賊棄儀徵及三汊河去於是瓜洲之外無一賊諸軍錮之德興阿軍廟王其後賊覆京口軍大肆於南其視瓜洲支末耳以其能蔽鎮江牽江北軍不得濟卽不能並力取金陵其計狡甚然留賊可一二千德興阿所統且踰萬

身起裨校作大帥躬觀琦善托明阿以師老潰於賊膺重咎臨淮之刀常清之節宜旦夕計乃驕滿怯進查軍中幕校則劉良駒富山鞠殿華也幫辦翁同書樞臣翁心存之子也詞章甲第冠冕江南而過謹飭仁勝於武幸瓜洲賊出樸樹灣土橋間者累月而一肆出亦數百諸軍擊之互勝負旋大潰於土橋幾不能軍事在六月幸賊自去復作長濠圍瓜洲然盡坐甲徵調供應月費輒三四十萬慮 宵旰責則踵琦善轍月必告捷又盛飾之取諸文武之逃病者謂戰沒請優卹軍律益弛馬軍步卒袒衣負手行而鞭笞土人

使任戴水師砍松楸園實以作船無復顧忌捐令亦煎急盡田畝手實而取之貧富無或免儀徵江都之濱江者禍尤烈冬十二月揚州軍攻高旺謂遂擊瓜洲賊斬首三千高旺在天長六合間距瓜洲可二百里其民倡亂揚州軍往擊之瓜洲賊洞知之抵隙出德興阿因謂其相呼應而有三千級之疏是歲且大旱揚州斗米七八百錢軍飲益乏勇丁日食二百錢市胡餅雜穀以參其孥且不足德興阿嘗請徵釐金於上海江蘇巡撫扼止之

揚州禦寇錄卷上

揚州禦寇錄卷中 江都 倪在田子新 撰

揚州 陳恆和書林刻

七年春二月疏大勝賊參領富明阿於土橋總兵鞠殿華於四里鋪及副將陳國泰等皆酣戰盡奪沿河諸要隘水師且燬河內諸賊舟盡騎將成明海抄之鬪者旬日賊以糧罄結鎮江賊壘於儀徵與官軍鬪十餘日矣夏四月疏賊困鬪富明阿戰土橋斬級三百成明海馳入陣奪炮台斬五百鞠殿華亦大獲濟江之賊為二隊水師擊之斃亦千計六月德興阿疏揚州軍敗賊於全椒縣受命兼督揚州鎮江諸水師益便攻注而狀益懈其

稱自七月至於八月水陸攻擊或纔小勝甚者屢敗

夫瓜洲之外環而立者朴樹灣三汊河大口沙頭皆

見者其餘並濱江水田汊港商民居之畧有村落屢

市賊雖駐掠弗久占其屯東關此瓜洲及小口者且

專與金山賊結官軍壘於數十里外以索戰水師自

三年後屢易其將惟都司張攀龍以力戰死攀龍憤

民上岸拒之為賊所逐其部無一救者攀龍植矛冰

上將躍歸連踰兩溝滑而墜賊遂殺之後與鍾淮並

祀昭忠祠是真用命其後李德麟黃開榜等統其軍

時值東風起率令師船出擊賊 詔以紅單鈎艇拖

畧集於瓜洲卽有戰績而曾望顏復請僱火輪之舟

入瓜洲 欽差大臣向榮議止之其識深遠不然長

始闢矣開門揖盜固宋晉再請以護視海運之火輪

舟入圖山關先定瓜洲乃自儀徵駛而西 詔從之

以其舟隸於德興阿議者以護運之舟纔二艘瓜洲

儀徵間江流深淺寬狹固不一慮舶大難旋折有洋

人新製之小火輪舟殆可用也其說旋罷德興阿又

言宜先攻金山水陸注之亦不能踐儀徵城中雖無

賊吏不能守官役如寄治知縣郁榮森嘗枉殺難民

三十其西北三團民嘗請遙隸於六合借守禦吏議

止之秋九月 詔楊能格郭沛霖團練仙女廟霍家

橋三茅庵沙頭及濱揚州地冬十月瓜洲賊內訌然無自鬪意德興阿以聞尋言瓜洲賊將北出檄秀蘊軍還揚州株守無一策十一月江南大將福建漳州鎮總兵張國梁圍鎮江急其酋與瓜洲賊姻也約同遁更番濟十一日夕瓜洲無一賊遺民以告諸帥弗信日中乃決飛書告攻克毀其城罷瓜洲巡檢司不復設其後司吏釀金請然賊據其地五年矣更歷三復之易為差缺云帥縻餉百萬屠戮萬計淪陷之期舍金陵無如其久者故一邑耳城廂內外方十餘里居無完瓦隴無析薪星紀一移如賊新去嗚呼弊矣而德興阿疏殺干

人平壘五力攻乃克以是荷優賞十二月德興阿自

瓜洲攻浦口部眾悉發水師亦上駛揚州無兵燧

八年秋八月德興阿敗績於浦口遂入揚州之儀徵

復棄之走泗源溝又棄之走瓜洲又棄之走沙頭江都

縣又棄之走五台山奔棄百數十里德興阿自江口跳身入水師遂急

走儀徵之泗源溝棄縣城不守又棄泗源溝瓜洲其時瓜洲無一堞矣遂自沙頭走五台山布政司

楊能格治糧台聞軍潰盡移軍儲火藥於五台山德興阿東更移之邵伯埭及德興阿止五台山復移

之六開口而疏稱咨毛三元扼要守詔嚴斥之蓋

能格托護餉名登舟走棄揚州城不守而推其責於

毛三元詔知之矣諸將富明阿鞠殿華張德彪詹啟綸則自

門皆自揚州攜以往至是沒於賊逆首陳玉成李秀成使其黨薛三元繞天長縣陷儀徵直趨揚州縱火燒民舍前鋒騎賊可七八千德興阿部復大潰遂棄揚州走仙女廟止於邵伯埭疏稱阻萬福橋以守提督周天受奉檄赴揚州未及至鹽運司郭沛霖入次飛書以求救然不能至惟毛三元固以千人屯香積寺德興阿部不敢犯攻浦口德興阿留三元軍守揚州香積寺在城西北可二里九月初三日入揚州知府黃欽鼎江都知縣崔繩祖甘泉知縣李耀德皆走沛霖亦為德興阿劫落職德興阿又劫揚能格罪能格罪固亦為難辭德興阿惟劫人以自解亦非所以自罪也賊穴城中大掠揚州之西北與六合賊應德興阿歛其

軍及毛三元張玉良馬德昭

兩人皆自江南來援者

分營邵伯

埭使水師將黃開榜陳國瑞阻湖守而賊覷湖水涸決渡邵伯湖毛三元盡括大炮相地勢起灣頭東至於轉水磴又東至於陳家溝又東迤而南為來鶴寺又東至於六閘口又東至於蕭六堡東迤益北至於露筋祠並列巨炮勒兵守之賊自黃珏橋進旌旗騎卒彌望於道大酋李侍賢等披黃衣升高屋指揮促濟羣賊呼噪於水次德興阿促炮殺之毛三元不可曰巨炮屢發則必赤赤必炸裂使賊乘之吾事裂矣且賊猶遠炮不獲及虛擲彈藥亦無益也凡炮雖擊至數里數

十里者亦必其近在里許七八里許者巨彈羣彈方
有力過此則羣子易落巨子孤行便圓徑累尺所擊
亦園徑之地而已三元老於軍事自辰及午悍賊麇
者故論中要覈德興阿等罔及之集呼者益厲三元突擊之鉛礮迸疾抉盜數里賊竟
不懼涉者湧進更發更進至於七發賊猶欲進天大
雷雨霹靂霍電始駭遁旋掠至石洋溝毛三元馳禦
之賊又東掠至霍家橋皆戴竹笠腰洋鎗單衣散褲
無異勇裝而深髮兇目見必擄殺焚燒淫雪其惡尤
酷故賊一過而四野蕭然其避賊者至於天長六合
遠計百數十里必東渡葛家莊甘泉縣治南渡霍家橋乃
免禍守河將校王敬堂哈連生更厄之王哈屯霍家橋河謂逃民

間賊謀盡拘渡舟勿使濟以故腹背急擠而溺者又千計然賊卒

不得渡湖西清淮下河皆無恙則毛三元力也江南

總統張國樑聞事急親赴救慮賊入下河分軍口岸

泰興縣治丹徒鎮江府治中閘揚州府治三路箕張進十二日總統

至仙女廟督作浮梁躬舉巨木以倡且曰吾俟賊平

一面 聖君即去髮披緇不與人事矣蓋自向榮卒

代者和春齧之甚畫策並不聽戰則驅以勝賊總統

知之恫乎有餘感焉而賊固憚之聞其至遽斂隊遁

留揚州者特零賊十四日浮梁成翌日味爽總統揮

軍濟至於東關有賊詈於堞總統叱戮之士卒浮濠

入賊立遁是日總統入揚州遽啟西門去丙夜過儀
 徵十七日次陳板橋儀徵賊佯拒戰俄遁去總統軍
 次儀徵界西即六合賊伏而待總統策及之事在六合俄
 而別賊陷溧水縣和春急檄總統以軍南總統返揚
 州立濟江去當賊覆金陵六合拒守揚州西北無烽
 火者且六年及是城陷秦檻大儀之間皆賊跡揚州
 之北門不啟矣然總統南渡時使成明以兵攻六合
 留馬海曙任揚州事別檄川廣滇黔江楚諸兵勇起
 高郵次三汊河沿流作屯舳板紅單之舟鱗泊河內
 表裏啣接總沙河漕河邵伯湖勢據之後之至者踵

其制漕河之南永無賊夫非總統之賜歟宜其家尸
 而戶祝也時幫辦總兵鞠殿華自縊死殿華粗猛以
 巡補官死繼而悔懼遂縊死實非以疾沒者德興阿以褫職領軍事 詔
 擢毛三元為幫辦副德興阿聞之樞臣議舉提督總
 大沽協副將轉大名總兵名在開列之單中章京蔣
 超伯見之不覺聲出樞臣問故曰吾揚州人聞兵事
 被固拒賊二十七日者也樞府以告遂成明次儀徵
 德興阿使返揚州戒勿進又欲使江南援將馬德昭
 守瓜洲瓜洲無城何以守且居揚州不果周天培自
 福建先使其將自杭州援揚州又使陶茂森來隸於
 德興阿十一月賊復犯揚州掠秦檻過大儀揚鋒直

至馬德昭獨任戰守置地隧浚西北門濠自屯於館

驛前地名慮賊窟五臺山屯急使燒之賊缺去此壘故

所屯擅要害時移仙女廟故德昭十四日賊大掠甘

泉山德昭禦之手長矛令旗驅部出勇卒躍城下守

備白裕民等統之迎賊騷狗山鎗彈四擊屈一時許

賊步隊遁馬賊蠶至衝突山際數再四走德昭升望

之曰是必趨三汊河矣麾逐之至八里鋪雨如注官

軍衣皆盡濕畏德昭令不敢亂賊去乃得息明日艇

師運火藥至及寶塔灣賊乘其淺攢曳之德昭解救

是夕雨益驟賊夜襲城攀而上者指及堞矣守者驚

斫之因大呼炮矢雨發乃遁去至是不攻城分掠村

落德昭頻逐之一日方按堞數賊匿城外高樓中鎗

擊之丸透乎堞距德昭衣尺寸耳迄不懼賊更穴樓

中將入火藥爲鰲翻德昭望其勢益浚濠置地聽以

拒之已督士卒焚其樓盡壞附郭諸民室賊計折其

先攻三汊河者詹啟綸禦之排鎗雨擊自午及申霆

發不絕亦以德昭馳解救賊更掠葛家莊謀渡邵伯

湖王萬清以大將軍炮擊之故毛三元所植者至是

利焉賊知四守不得入壘於儀徵縱掠不肯去德昭

襲之陳家集縱橫決盪斬七八百級生俘數百人大

敗之

賊方縱掠官軍猝至賊不及陣遂大敗

當是時賊乘六合勝專注

揚州其鋒十倍卒不得逞德昭力也德昭四川人起家行伍能戰善守御軍尤有律騷狗山之戰居民見其魚貫出旌旗劃列步伍森嚴忻其必勝賊遁後所部無一人出採樵者軍律冠時矣然賊掠揚州者幾匝月公道橋黃珏橋槐子橋陳家集劉家集三里庵晏家營近而西門雷塘鄉瓦窰鋪胥為賊跡總統張國樑躬以親軍至責德昭不急戰免其冠俄復之賊亦遁總統濟江去德昭仍官大名鎮惟啟綸者固劇盜林鳳翔之走連鎮也潰賊數千降將拔一人統之啟綸超

伍應遂假六品銜為營校一軍驍甚刀槩皆飾銀民則以長髮勇呼之旋從德興阿走揚州止於三汊河分其部為六起起五百人為三千人號忠義勇初無軍服斂掠強迫沿賊習民特苦之

九年四月賊復掠儀徵趣揚州直突至五臺山三汊河勢深入總統張國樑使張玉良與馬德昭任城守因並擊之大小數戰旬日賊遁德興阿再自揚州攻六合不能進和春劾其狀 詔罷德興阿使和春舉謀勇之將以代之於是江北不設帥和春總其事而以幫辦大臣張國樑為江南江北總統並毛三元成

明帮辦秩皆罷之三元九月賊圍提督李若珠於六

合德昭三次儀徵援之不得進賊且四掠至於菱塘

橋葛家大莊東掠高郵之湖西邑旋走去冬十月賊

首陳玉成再使其黨掠揚州至於甘泉山司徒廟進

攻州城德昭禦之更襲之方家巷飛矢縱火燒其木

城二土壘數四斬級亦眾賊敗遁時賊大股已趨江

絕揚州軍之救六合云冬十一月若珠潰圍走揚州

和春先檄諸軍不之納賊又迫之士卒飢餒攬腐臭

水以食不能興者死於賊凡千計橫尸被野後十日

之丁古集為二大王萬清使語馬德昭彼固帥也宜

接以軍禮且使為賊得大辱國 欽差之令不可從

相與肅隊以逆之賊乃止若珠入揚州

十年春正月若珠再自揚攻六合遇賊淮子橋大雨

連日得不敗若珠返揚州若珠年老尙僕賊以俚語

跔跔來速擊之蓋侮之矣阻雨乃止凡官軍欲敗或

賊將至輒有大雨解之歷試不少爽神靈效順也若

其地必被賊俄張玉良自天長至王良攻天長傷於

股扉而昇之軍其眾於西北隅悍賊逐之及城址偵

者以愬玉良大言此胡慮遠殺以炮近擊殺以鎗者

也然不能出賊踞陳家集諸處甘泉儀徵壤大掠村

壁值總統張國樑大破賊於江浦浦口揚州民又擊

吳大烈殺之

時六合守賊為吳大興天長守賊為陳

入陷十七城

自明共以賊掠揚州大興弟年十

胸死羣賊爭

嘻之甘泉之民較勁於江都故公道橋

譚家集送駕

橋陳家集鄉民自顧無走路輒與陳家

賊鬪不能悉

紀馬然而死亡焚斂者亦甚矣

集賊自遁去

揚州解嚴玉良尋去二月擒賊自清江

浦掠及揚州

治揚州大震署布政使喬松年使水師

守運河李若珠

以客帥進屯邵伯埭烽勢益急馬德

昭亟請以兵

東聚計於來鶴寺曰必攻賊寶應乃固

揚州始可守

若珠畏不可德昭自以其軍出揚州歷

甘泉高郵之

運隄進俄賊去德昭返揚州髮賊亟謀

去德昭以令

矢檄之南

此矢為李若珠所遣賊得之

昌江南統軍者令使德昭南

至金陵總統

駭曰揚州重地我使汝守之至胡為者

其急去賊再

作文移誘德昭詳審之篆文少誤立殺

其使賊舛旋

真被檄去儀徵城尤近賊居民星散或

竟隸賊惟其

屬沙漫洲泗源溝有厓市水師護之知

縣楊鍾琛

其文移詞訟舟中決之視之者幾於

甌脫矣詹

啟綸負拯帥功傲厲甚

啟綸親哨得賊夜

號擁若珠呼躍入

揚甫入城

遇知府朱忻輿於若珠門毒毆之冠輿並

失若珠不能

問啟綸更募民為新勇亦六起三千人

綵衣巨辦

橫刀挾戟出入衢市無或禦副將孫文友

軍功王國泰

皆以市僧為營務處理文檄奸徒和之

易州叢書

卷中

十

無不至當德興阿再攻六合啟綸部當行其校請掠
 居民陳崧萬等方與啟綸結婚而此校已深入鄉民
 請於啟綸以令矢擧其後隊反而此校已深入鄉民
 築殺之及再至三汊河兇餒雖甚然曩攜之徒十九死
 為之及再至三汊河兇餒雖甚然曩攜之徒十九死
 散故恣睢而閏三月何桂清使總兵馬占葵守瓜洲
 不敵公掠而閏三月何桂清使總兵馬占葵守瓜洲
 時溧水再陷何桂清以兩江總督兼軍事使向奎及
 占葵入鎮江再檄占葵入瓜洲云通蘇常達大營路
 按其時大營危急當力助之使大營扼於中諸軍擊
 於外視同治初李秀成圍湘軍其勢有異即慮鎮江
 弱可分揚州水軍以助之則瓜洲無所懼不必屯兵
 於無賊守地反使大營不得助觀於其後揚州鎮江
 分疆戰守初不恃乎瓜洲其故何哉鎮江之賊扼於
 江不能北揚州賊皆自西北至南望瓜洲如枝末且
 有三汊河軍在包抄中斷賊必不自趨絕地也書生
 無識布置不工輿圖不識即此舉可以僨軍不特止
 張玉良於未至而江南軍大潰諸將鄭魁士等走揚
 常州也

州止於仙女廟零落不成部尋亦去有薛成良者即
 薛三元也陷揚州後降至是棄其汎走揚州止於九
 龍橋一軍黑幟若珠閱之武籍三千而至鈔關達揚
 子橋林立不絕若珠駭極遽走去成良大玩之增募
 勇卒無少長許入伍夏四月賊復掠揚州至公道橋
 甘泉縣治築土壘木城為老屯明日進至楊獸壩又明日
 至黃珏橋為三隊一自公道橋漫及菱塘橋甘泉縣治遽
 薄邵伯湖逼高郵州之北岸將以筏濟然湖水盛水
 師及王萬清屯其南勢不得渡一自陳家集叩揚州
 一自東溝觀儀徵縣治瓜洲深入江濱此若珠疏其實賊掠瓜洲者乃零騎

若珠使啟綸擊賊少斬獲此中又使啟綸自三汊河

為右路副都統海全自楊獸壩為左路副將劉成全

攻陳家集各自為戰而疏啟綸單騎陷陣斬四級賊

尸枕藉云是戰亦勝啟綸亦親賊卒壘於陳家集諸

處屢月而始去喬松年以理餉居泰州以賊鋒徧常

州及鎮江聲奪民舟趣瓜洲何桂清言張玉良在蘇

州與瓜洲無聲息時鎮江城外皆賊跡頗思北渡故

南行江北之賊欲濟無舟水陸之軍又扼之松年畏而言桂清遠信之也水師自上流潰

泊於焦山者無帥以統之無食以飲之 詔松年供

其食使備瓜洲無遠駛而若珠自從軍廣西轉戰湘

楚皖吳馳驅困憊齒且暮矣雖其部及詹啟綸刁景

明等所統逾萬計又得揚州諸防軍及王萬清黃開

榜水陸數千人松年又使查文經會秉忠以師船入

守高郵邵伯湖俄請文經無典水與黃彬等潰退之

水師二百餘艘相呼應皆聽遣策而若珠顧揚州北

境逼於賊南岸宵烽風鶴益甚其實南岸掠賊大江

食出特疏告急 朝廷憂若珠不堪任 詔張玉良

遣將代之時玉良為江南大又 詔漕運總督王夢

齡以兵擊公道橋賊夢齡不能應張玉良益南不復

能問揚州事賊遂縱掠唐家祠小界牌高郵州治公道橋

送駕橋談家集甘泉縣治陳家集若爾境儀徵縣治烽火四赤

農畝流離雖地近水鄉可守可走而賊餒既張官軍

又敗氣矣夏四月薛成良又謀亂事在五月以索餉鼓其

眾使入泰州劫糧台糧臺支發不時折扣不免轉輸

亂既發折趨邵伯埭成良將東仙女廟人慮受禍急

乃走邵伯居其部於民廛已擁貲賄婦女泊湖中非賊非

兵自為叛亂若珠使王萬清諭之成良大詬縛而閉

諸舟使屠邵伯埭傳令者誤麾其軍行凡賊屠城邑

者誤為起故其全部吐哺走成良大駭執傳令者殺

之而眾已東乃屯露筋祠王家港高郵州治萬清乘

軍成良部王品裕周有發唐春光將西結菱塘橋賊

孔慶嗣皆請為內應不從賊也出無再容於髮逆理特

此若珠所疏然三元自賊中菱塘橋亦固無多賊云

若珠乃使詹啟綸劉成元黃開榜王萬清合擊之高

郵之軍阻其前揚州軍塙焉成良部大潰斬之不止

諸軍四擊盡碎其楫妻子皆歿其弟尤惡亦成良獨

與數人走泰州降賊李世忠部見而執之去斬於來

揚州岌岌以故胡文忠公林翼湖北巡撫也而七貽

兩江總督曾國藩書畧曰兵勢宜立遠局江督之履

已及齊魯宜以知兵任戰之李少荃劉霞仙募軍萬

五六十開闢揚州而以都興阿專司馬隊小泉少荃

必請蘇寧之任蘇藩司以求江北之餉又言淮揚之

軍必宜重計下河之米淮南之鹽軍飲之本二李昆

季急推一人季高霞仙亦可輔也二李長小泉李瀚

季高恪靖侯左宗棠字國藩不即應都與阿推穀於

震仙故巡撫劉蓉字也國藩不即應文忠而文正疾

之且謂其葬送好兵勇及都與阿入揚州練兵擊賊

頗不如文正說未知何故季高諸人不與揚州軍事

及故不惟哀其議鹽米者以告曰下河產米足供京倉

今蘇常陷沒宜糴其米以供運鹽則就場徵其課歲

入可百萬金後立淮南局棧竟又曰淮揚古澤國洪

澤邵伯高郵寶應諸湖皆揚州治人字芒稻弗場諸河互

相輸貫果得戰船一二百以護下河鹽場東衛臨淮

之隄此林翼勸臣為之也其後淮揚水師萌於此又曰泰州口

岸逼於江賊濟則必無下河若三汊河若邵伯埭若

仙女廟皆隘也揚州兵已弱矣揚軍固弱然必水師

濟之然工與材難驟庀揚州西北宜馬戰江防水師

亦苦無統請以李鴻章為兩淮鹽運使司作舟轉漕

率之者以防以供此策尤誤時漕河久不浚淮捻又張果泛

假之糧矣故上已詔都興阿為欽差大臣督辦江

知持議之難北軍事直夫起荊州權湖北入安徽屢當敵馬隊九

起稱善戰湘楚將帥李孟羣多隆阿鮑超石清吉嘗

隸其戲楚中上將也是以使蒞揚州軍 命下都興

阿將行其部楚勇畏遠征乃請徵吉林馬軍一起及固有之馬軍步卒簡以行諸將又留之未及東而若珠自六合出孱弱驚悸疾不能軍謂其親軍拯已德之縱採樵無或禁環城四邑林園邱墓榆柳松柏揮斧斤責負戴者朝夕不得息伙夫一至村民匿跡而使婦女閉門應兵佯不入亦間淫掠教諭陳國藩以愬則執之其部益橫詹啟綸請立營捐自食其部許之遂植旗牌刀箭於營次大書奉 旨抽釐 箭印令矢以侈觀舟稅而人索至於避賊之民攜稻種必橫稅執繞行者捶而罰輸百十倍共呼閻王關以是富無藝購田廬築館

舍羅伎妾粉白黛綠鱗列待幸又自軍於三汊河執民夫爲土堙起寶塔灣次舊港按戶而役使捐代之大拘工匠竹木爲砲船飾營幕不勝役者亦使捐代之謂之土城捐竹子捐其他名色尙夥役者卽親往亦無益不若任捐謂其意不在役而在捐也書佐弁勇宵夜馳畫捶紳董闖衙署役丁壯而賂獵其婦女道府州縣履冰奉之恐一失啟綸意所入營捐不隸乎糧臺兵餉自握頗若藩鎮然若珠一切許之被稅之物亦不復有票照簿計直如攫奪而淫求橫殺以濟若珠亦一切許之又作馬草捐則張均等任之均故人奴冒捐職大肆煽惑計畝賦草額數百斤

使輸於壘民畏見啟綸則折色畝數百至七八百錢
 層立鄉董荒洲小落必以一人長之轉相吞噬村氓
 嫠婦鬻簪珥貨豚卵茹泣以供者勿絕也已赴諸亭
 場貨其鹽出江市賊執民舟擾市鎮困亭灶壞鹽制
 而揚州受禍達海濱東臺亭場尤逼於海啟綸之燄亦日恣至
 餘營將刁經明周萬福若而人勢少殺而僕馬伎妾
 極態騁妍蕩無戰志糧臺在泰州者分南北名北臺
 食揚州軍南臺以食鎮江及吳全美諸艇師喬松年
 又請凡長龍舳板之軍並隸於南臺然江北地丁漕
 折釐金所得悉入北臺南臺鮮所得旋檄都天廟釐

金入籌餉局僅以物稅食南軍兵勇喧競遂畧北臺
 之貲去松年不能制其焦山貨稅泰壩鹽釐瓜揚關
 稅北臺更假酌撥名取之過半水師呼饑不復應終
 歲或纔得四月食乃自立釐卡食其軍合而加釐屢
 相奏許部將郭定猷李明新先與賊目相酬應皆東粵產
又祇一江隔之都司馮日坤亦縱兵通於賊此風一啟奸徒
 市僧大舟小楫自沙漫洲泗源溝七濠口沙頭鎮中
 閘仙女廟荷花池三江口日夕運送濱江灘垵倏成
 開市官吏且就稅之而輪艘夾板於揚州江中曳商
 舟冒私販物遠至九江湖北近餉金陵之賊愈不能

禁也有太平洲者江中之甌脫也又固盜藪痞徒棍
 匪並匿之蘇常告陷諸人假團練立捐卡扣釐稅作
 槍械會無一紙之檄而又通賊資而利之地由沙漲
 之超瓢口特近乾隆嘉慶之間奸人占墾爭訟械鬪
 大獄數起乃求編稅徧走丹徒丹陽泰州通州海門
 皆不納不得已訴之揚州州治之使隸於江都縣距城
 絕遠中阻大江或經丹徒所治乃得入幾於甌脫矣
 然自是諸棍徒得飽囊盜賊之禍又至天長六合淪
 以殺其後更委文吏移師船涖之
 於賊與揚州擊柝聞捻賊又焚伺及清江浦高郵寶
 應甘泉西北急江都儀徵直東南並急北亦兼之夏
 六月特 詔副都御史晏端書為團練大臣節制揚
 州全郡時各省立團練大臣故起端書主江北事端
書乃請立分所於邵伯埭阻河為界稱與營

屯守備下河又請淮安以西隸吳棠使徐曉峯督葺
 沿江圩岸以守之薦江都舉人徐廷珍等予京銜夫
 揚州邑入儀徵甘泉境占於賊者不受制迫於賊者
 時共諉之故端書請阻河漕以守然河之南與化泰
 州東臺距城遠團練遙令之而已高郵江都民愈弱
 河堤圩岸即盡葺之亦不足恃團練委員因事射利
 各募三五游手充勇丁特保甲之少變烏而餉益匱
 能與湘南義旅徐宿圩寨分觀而合計哉
 捐益煩兵米冬賑艇船軍柴保衛諸色日月三四至
 至於舟子販婦無得免者而江都甘泉儀徵南竭於
 兵北縻於賊矣秋捻賊掠高郵自湖西趣界首黃開
 榜以百四十人抬炮十九禦之賊下隄抬砲擊之不
 得中俄復升岸漕運總督吳棠方使陳國瑞擊之嚴
 檄開榜毋縱賊踰漕河開榜思東進苦無舟俄砲舟

二乘風至開榜先濟眾從之賊望風遁棄馬盈途眾乘之不數里別賊騎而待忽大崩則陳國瑞擊其背矣其將郭寶昌尤驍健以十八人力陷陳賊盡走湖灘中陷於淖死極眾開榜兵未列陳而得大捷故兵事百聞不如一見也時若珠固求罷略言躬列戰事幾逾十年兄弟數人並以陣沒一身僅在而又痿痺乞丐餘生得死邱首 天子憫之 詔許致仕待都興阿至而後行時賊復掠揚州詹啟綸禦之少斬獲蓋是時江南北賊皆指甘泉儀徵穀以自食飢則來掠飽即去而若珠坐守揚州戒出一步以甘泉儀徵

為城總督曾國藩軍皖中江蘇巡撫薛煥在上海皆遠不能為揚州應 朝廷危之 令都興阿速行

綸音六至都興阿乃以騎兵及英字選鋒營千五百人道英霍東八月都興阿至揚州屯於五臺山故將

杜嘎爾海陵阿等司騎軍胡士英李曙堂等以步勇

從申嚴號令并營伍設統哨一令檄禁採樵按操期

止游蕩

都興阿以湘軍法制勒諸部凡五百人為一營不足者補之多者汰之營立營官幫帶軍

書一至立起行平居按日差操弁勇無許出營次工役樵採不復一累民盡散若珠之親

卒汰詹啟綸部為五千人揚州軍始改色然性沈厚所携楚軍又頗少啟綸等頗陰肆其部詹以安入東

臺將強汚市糕女民逐殺之啟綸大怒使部眾往東臺民拒之自畏而潰啟綸益怒將復鬪都興阿嚴斥之啟綸詬欲叛孫文友等齧之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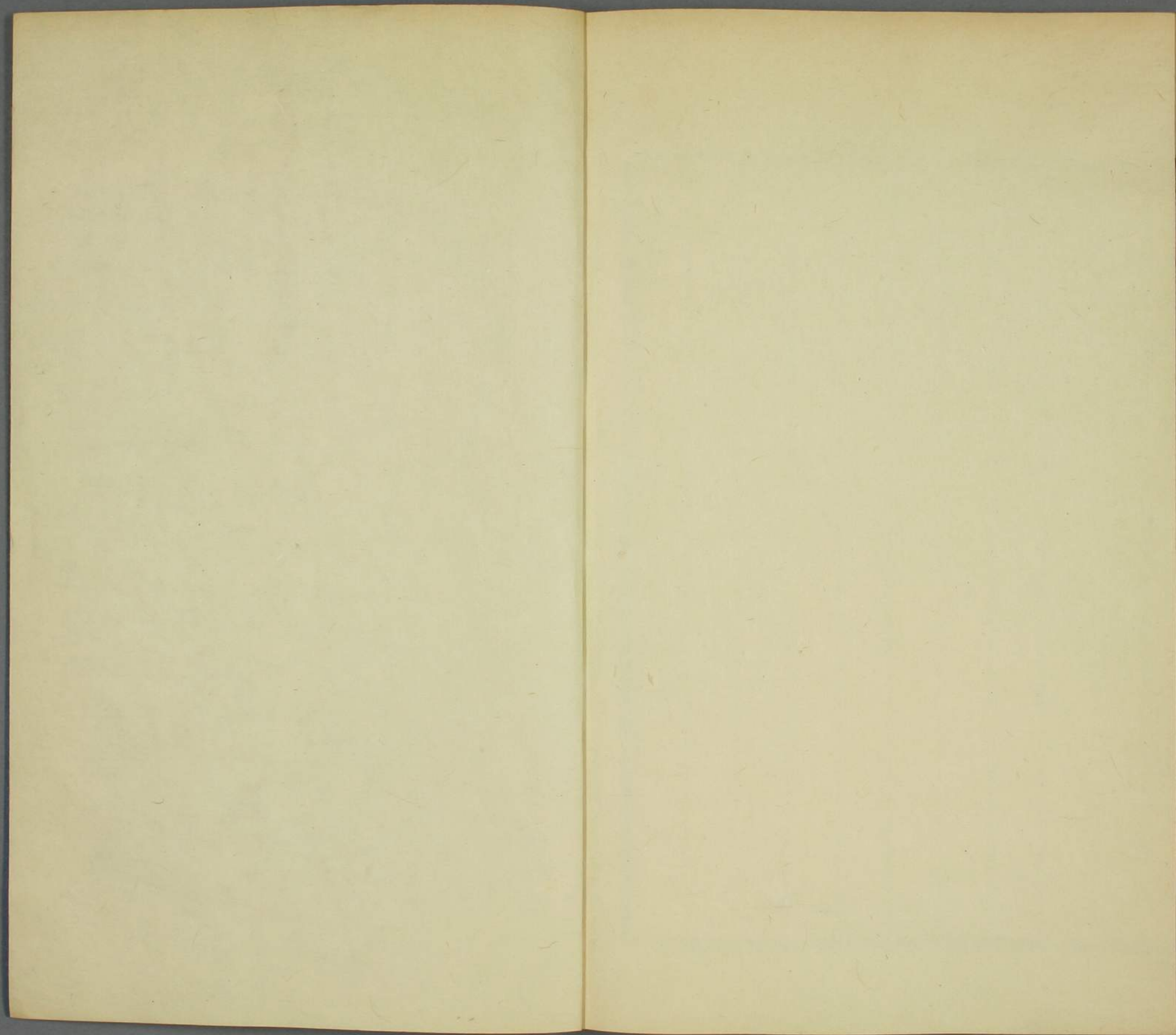
十一年春御史丁紹周嘗疏陳揚州草捐困民狀詔嚴戢至是啟綸黨王德懷等以樂輸請都興阿不得已許之捐禍復熾其後江洲之民憤熱鄉董宅將甘心於德懷揭竿呼噪幾大亂張均亦被執於江都之東境民懸扶詈黷納針其指爪任捐者乃止四月江南賊復大掠入揚州亦分道至掠公道橋者王萬清迎擊之入儀徵者詹啟綸往禦不能遏賊大掠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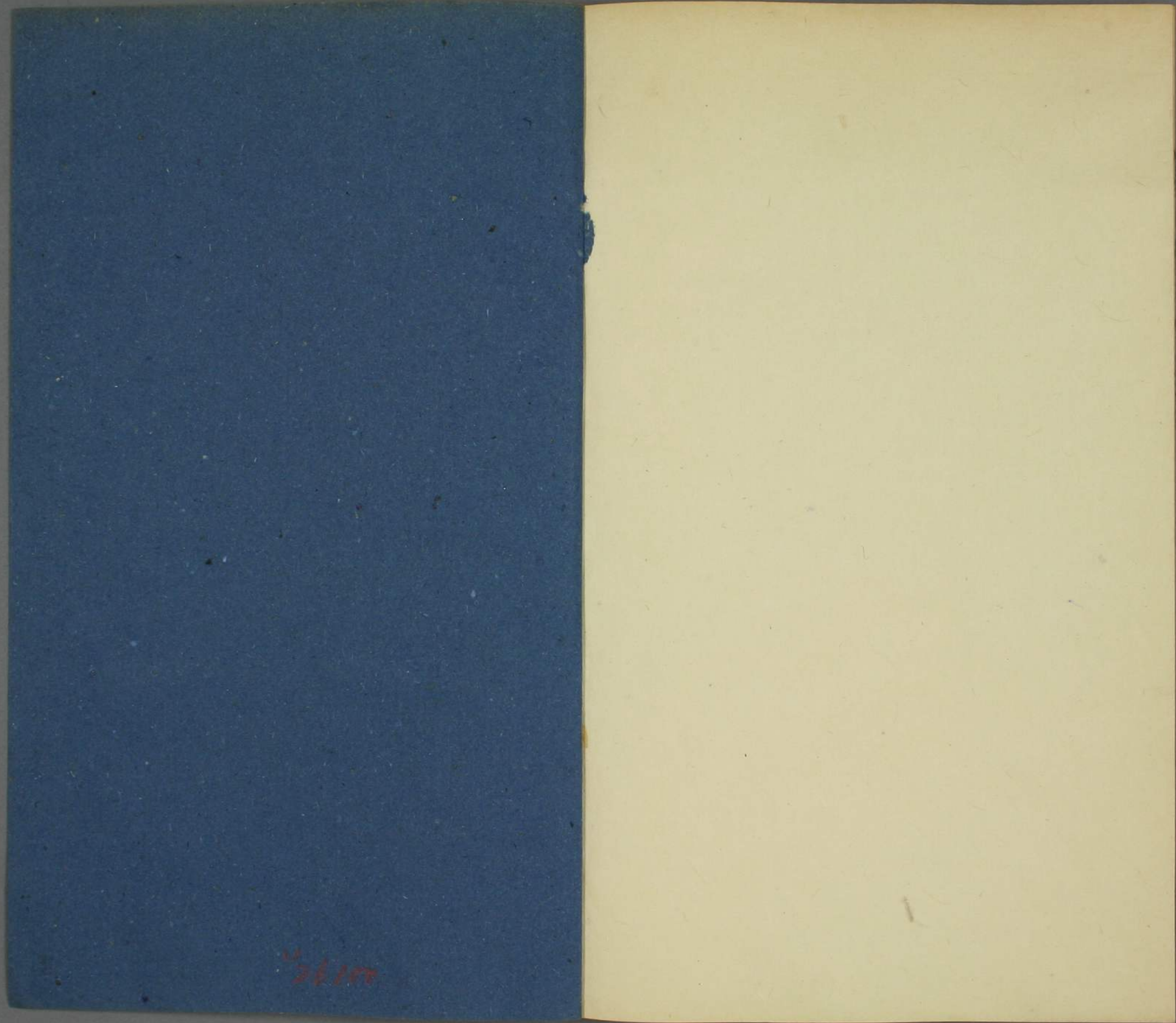
北境益逼揚州至於五臺山側都興阿使杜噶爾海陵阿以騎卒出西門爲北路王萬清渡葛家莊爲東路詹啟綸出三汊河爲西路自以親軍六百及英字選鋒軍發五臺山期會於甘泉山凡軍四道蓐食夜起天大霧覲面不相識軍士暝行數十里忽聞耶許呼蹶聲則羣賊方築壘於龍尾田也因大呼鎗礮驟擊死者蔽地霧忽霽而都興阿以馬軍三百直突至觀音山覲賊檜林立恐不能勝使皆下馬坐已持菸管僞指揮賊不敢逼諸將繼至有驍賊藐官軍甚招手壁上曰來英字營將胡士英自騎背一踊蹈其壁

賊大駭遁一壘潰而環結十二壘亦皆潰杜嘜爾等
 縱斬斫追逐殺數千計生獲千數百人擇無人識者
 盡殺之即所謂秦檻之捷秦檻當五代時為戰地至今猶然信乎一定之勢也而賊猶
 眾李秀成等所擁不下數萬四掠不去高郵甘泉地
 在湖西都靡不至復東趨邵伯湖逼水次皆擁排木
 戴舡牒將決濟掠下河別使陳自明出綴揚州軍都
 興阿檄黃開榜力轟守自以馬軍楚勇擊之先使十
 數騎肖賊狀騁而呼曰速立營無輕進賊皆止散兵
 作屯官軍驟擊之捕殺復千計賊復得偽檄使棄揚
 州而他救遂遁去冬十月都興阿使詹啟綸黃彬援

鎮江擊賊勝十一月自以軍攻天長不克降賊李世
 忠軍攔入揚州都興阿軍鬪殺之兩軍隙大起議者
 懾世忠狀頗右之若唐人之於朱温也俄聞賊將自
 上游濟下掠儀徵聲攻揚州

揚州禦寇錄卷中





26/10

